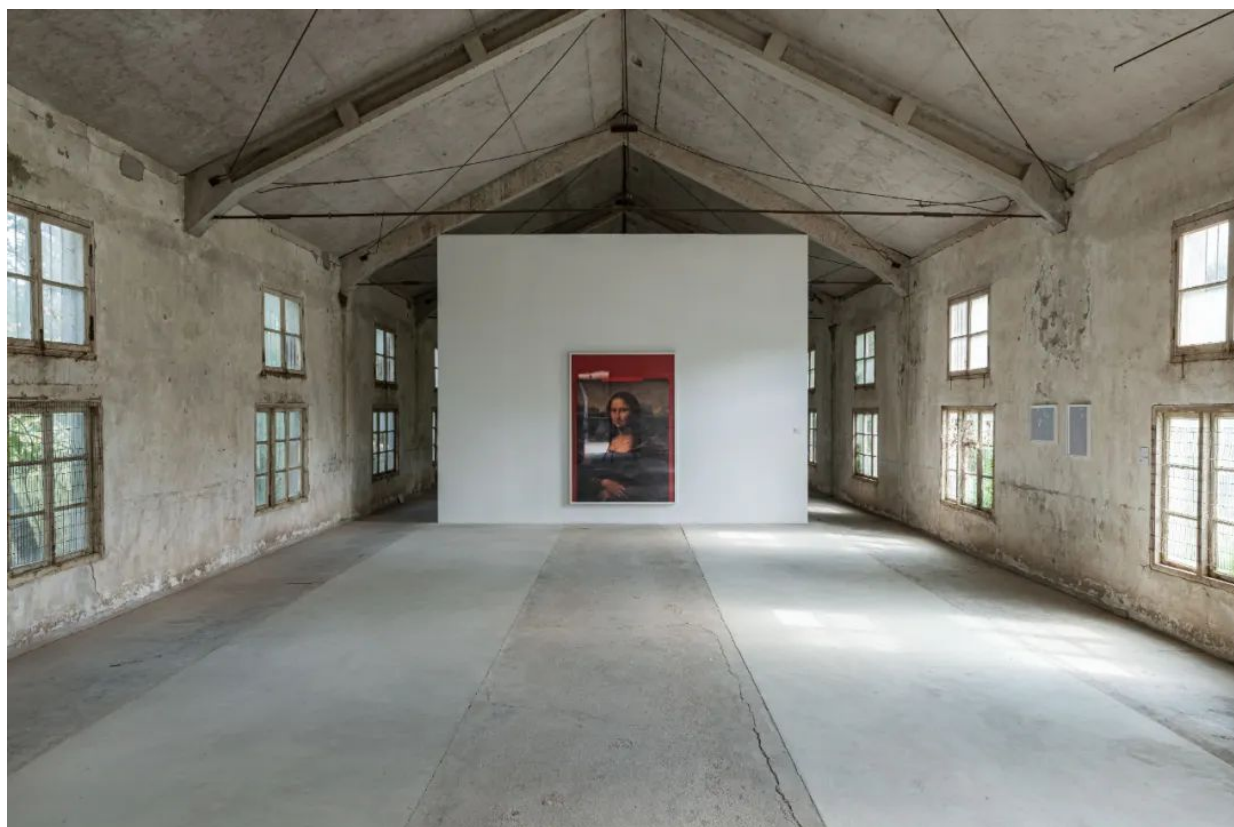


没顶美术馆正在展出 | Tobias Kaspar: 时代的终结

没顶美术馆 MAM 2024年10月29日 11:00



“时代的终结”展览现场，托比亚斯·卡斯帕，没顶美术馆，上海，2024

2024年10月24日至12月31日，艺术家托比亚斯·卡斯帕个展“时代的终结”在没顶美术馆展出，呈现其在各个阶段的独特艺术创作。卡斯帕邀请观众聚焦于作品中消费文化与身份认知的微妙交织，探索其中深刻的社会洞察。卡斯帕不断将日常物品转化为艺术的载体，挑战我们对现实的感知。他捕捉时尚中转瞬即逝的灵魂，揭示服装的灵魂以及隐藏在布料中低语的故事。

展览“时代的终结”被分为三个不同部分：

布艺摄影：新的系列“卡拉瓦乔们”在展厅 5 展出；

装置作品：“我的美梦与梦魇”来源于日常商品，由艺术家设计并在中国批量生产。

服装系列：艺术家在开幕日进行“上海肖像”项目现场表演。

第一部分“卡拉瓦乔们”

在展览的摄影部分中，托比亚斯·卡斯帕拍摄了一系列印有意大利巴洛克艺术家卡拉瓦乔(1571–1610)不同画作的毛衣和服装。这些服装来自于 Virgil Abloh(维吉尔·阿布洛)在 2012 年创立的品牌 Off-White。阿布洛的一项著名设计理论是，只需改变3%的设计，就能被视为新颖和原创，这反映了他将时尚视为与艺术和文化对话的方式。卡斯帕通过拍摄这些全新衣物，将自己引入卡拉瓦乔与阿布洛的叙事之中。在卡斯帕的摄影中，服装上明显可见的褶皱不是因穿着产生的，而是由于这些衣服被装在运输箱中所造成的。这一细节突出了身体的缺席，图像集中在衣领、袖笼、肩缝，以及连帽衫前口袋等等部位，这些常常是人们放松双手的位置。卡斯帕的这种手法突显了服装预期用途与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呈现之间的脱节，邀请观众思考时尚、个人身份与身体缺席之间的关系。



“时代的终结”展览现场，托比亚斯·卡斯帕，没顶美术馆，上海，2024



托比亚斯·卡斯帕，破洞灰色羊毛毛衣，2011，数码打印、艺术装裱，30.5 x 40.6 cm

乍看之下，这些摄影作品似乎是缺乏艺术个性的复制品。然而，托比亚斯·卡斯帕的创作实践关注的重点是，艺术家应在作品中投入多少自我。他常常在他的影像中探讨“缺席”的主题，同时为观者提供大量的影像。这种双重方法邀请观众思考存在与缺席之间的关系，鼓励人们讨论艺术家应在作品中注入多少自我。通过操控这些概念，他挑战了艺术中传统的原创性和作者身份的观念。





“时代的终结”展览现场，托比亚斯·卡斯帕，没顶美术馆，上海，2024



托比亚斯·卡斯帕，玫瑰圣母，2024，数码打印、艺术装裱，140 x 200 cm



托比亚斯·卡斯帕，半月雨衣，2021，数码打印，艺术装裱，30.5 x 40.6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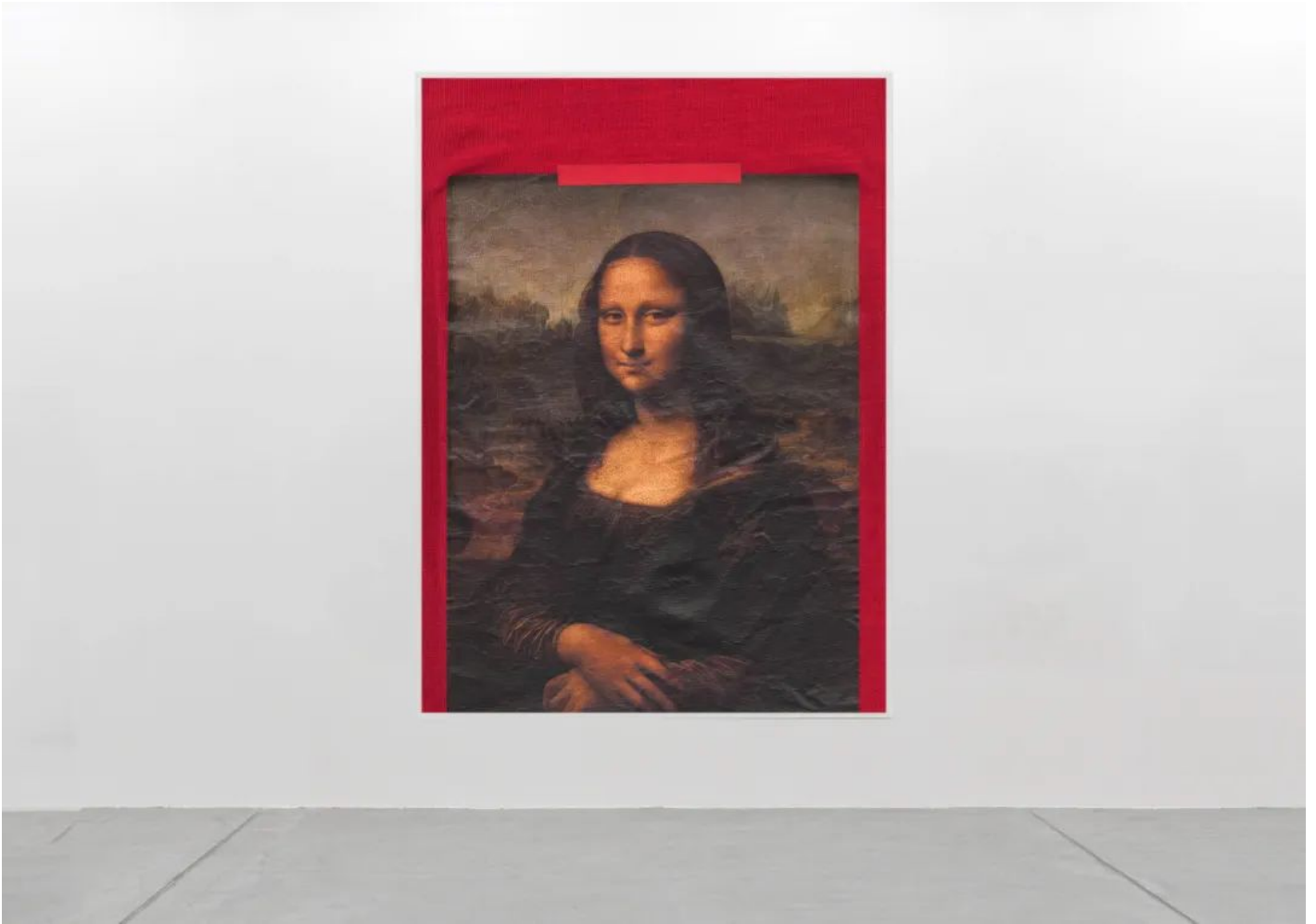
托比亚斯·卡斯帕，圣马太蒙召，2024，数码打印，艺术装裱，30.5 x 40.6 cm

美术馆创始人徐震的作品因其将希腊和罗马雕塑与中国古代文化元素精准融合而备受讨论，这引

发了关于挪用、文化交流及社会如何通过刻板印象看待彼此的问题。在“卡拉瓦乔们”中，卡斯帕延续了这一对话，探讨了通过时尚与艺术对挪用和原创性缺失的关注。通过拍摄印有卡拉瓦乔画作的 Off-White 品牌服装，卡斯帕强调了艺术、时尚与作者身份之间的张力，这与徐震通过对不同文明和媒介重新诠释和融合，以此探讨文化交流的创作实践相呼应。



“时代的终结”展览现场，托比亚斯·卡斯帕，没顶美术馆，上海，2024



托比亚斯·卡斯帕，蒙娜丽莎（红），2024，数码打印、艺术装裱，140 x 200 cm



托比亚斯·卡斯帕，做旧二维码毛衣，2024，数码打印、艺术装裱，30.5 x 40.6 cm

**关于卡拉瓦乔:*

卡拉瓦乔(1571-1610)的作品常常探讨死亡和人类生存状况的主题，这在他对生与死的刻画中尤为明显，他的许多画作展现了暴力的严酷和生命的短暂。他专注于捕捉人物原始的情感体验，刻画了像酒神巴克斯这样的形象，反映了艺术从理想化的神性向更加生动、真实的人性描绘过渡的时期，这种强调戏剧性和情感深度的方法为巴洛克时代奠定了基础。

**关于 Virgil Abloh (1980-2021) 和 Off-White™*

Virgil Abloh 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设计师，以将高级时装与街头文化相结合而闻名，他通过 Off-White 与 Nike 和宜家等品牌的合作，彻底改变了当代时尚行业。Off-White™ 于2012年由 Virgil Abloh 在意大利米兰创立。卡拉瓦乔对社会边缘人物的关注，与 Abloh 通过作品对各个群体包容性的承诺和对社会规范的挑战，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共鸣，这种联系强调了对身份和表达在不同媒介中的共同探索。

第二部分“Bartleby”

由专业雪花球制造商大规模生产，从艺术家工作室发起，卡斯帕全程监督了雪花球的整个制作过程。首先，卡斯帕制作了一个粘土模型，对其扫描并3D打印，为大规模生产做好准备。这一过程受到了高端时尚品牌的雪花球启发，成为他方法论的参考基点。在这一广阔的时间与空间叙事中，365个受巴特比(Bartleby)启发的雪花球 代表一年中的每一天 像遥远的星星般闪耀，旨在评论全球消费主义及艺术在其中的地位。雪花球描绘的微型世界，正如艺术本身，邀请我们窥视却不容进入。





“时代的终结”展览现场，托比亚斯·卡斯帕，没顶美术馆，上海，2024

托比亚斯·卡斯帕，我的美梦与梦魇，2024，365 个雪花球，橡胶、玻璃、丙烯颜料、亮片、镀锌塑料，单个雪花球直径 12 cm，高度 15 cm，整体尺寸可变

每个雪花球内都有一只是看起来有些阴郁的泰迪熊靠在高速公路的广告牌上，啜饮着一次性杯中的饮料。泰迪熊旁边放着一支画笔，画笔上有油漆滴落，却将广告牌留白。雪花球内的积雪过多，遮蔽了场景。泰迪熊穿着一件带花的毛衣，旁边还躺着一朵采摘下来的花。在广告牌的反面，迷彩图案与千鸟格设计交织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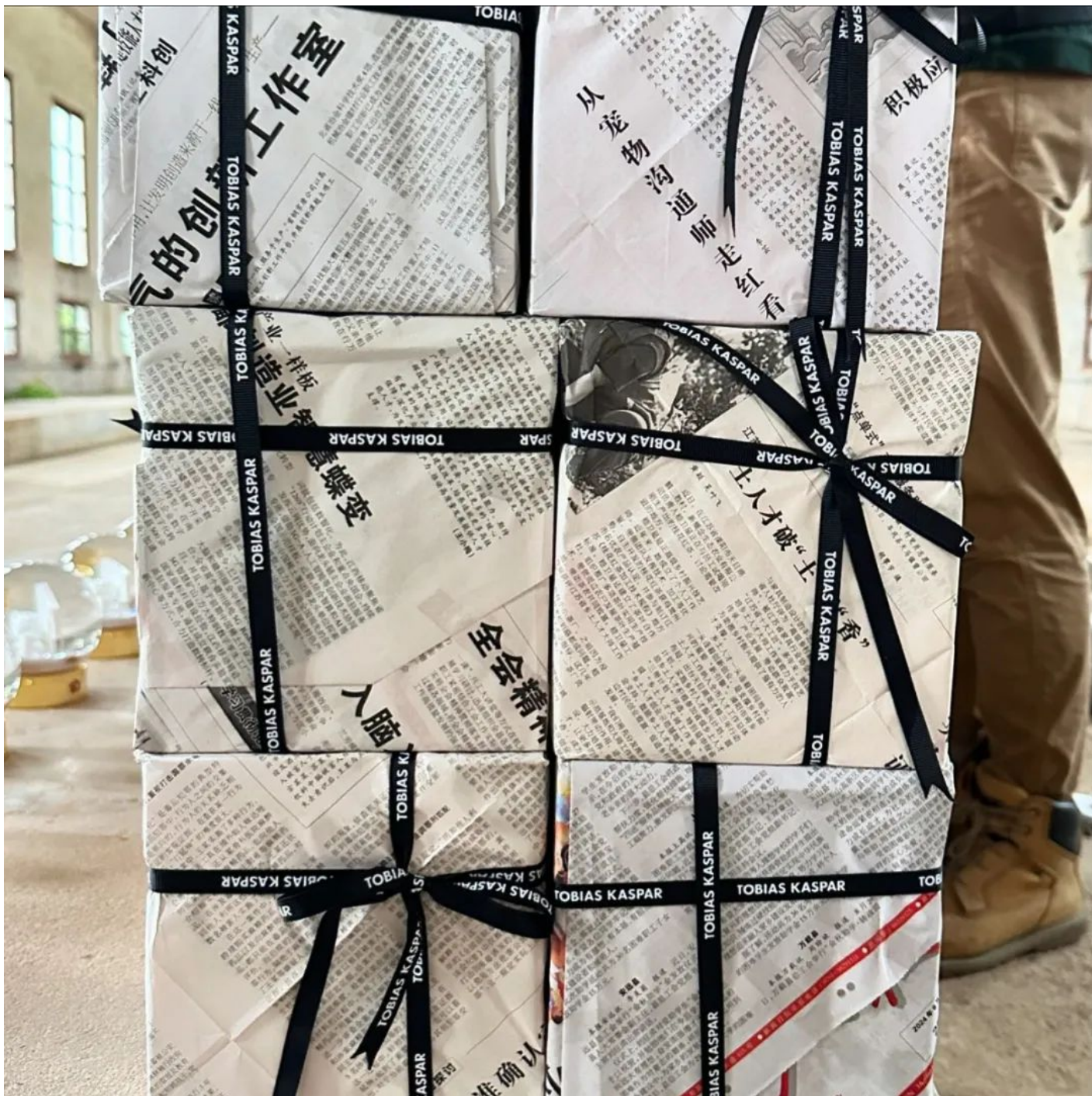
00:13/00:35

托比亚斯·卡斯帕, 我的美梦与梦魇 (一天), 2024, 1个雪花球, 橡胶、玻璃、丙烯颜料、亮片、镀锌塑料, 单个雪花球直径12 cm, 高度15 cm

这一象征性的叙事灵感来自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小说《巴特比, 抄写员: 华尔街的故事》(Bartleby, the Scrivener: A Story of Wall Street), 书中角色巴特比著名地宣称:“我宁愿不这样。”这一短语象征着被动抵抗, 哲学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来临中的共同体》(The Coming Community)中深入探讨了这一主题, 分析了巴特比如何宁静地拒绝回应社会要求。



“时代的终结”展览现场，托比亚斯·卡斯帕，没顶美术馆，上海，2024





托比亚斯·卡斯帕，我的美梦与梦魇（一周），2024，7个雪花球，橡胶、玻璃、丙烯颜料、亮片、镀锌塑料，每个雪花球直径12 cm,高度15 cm，整体尺寸可变

雪花球本身是引人入胜的物品，兼具怀旧感与商业吸引力。作为纪念品，它们十分常见，却常常被奢侈品牌使用，体现了其通俗和可收藏性。对卡斯帕而言，创作雪花球是他对消费文化与艺术作为商品探索的自然延伸。他选择雪花球作为媒介来批评艺术的商品化，同时重新定义其作为有效艺术表达形式的价值。通过这种方式，他将这一日常物品转化为引人深思的当代作品，挑战了艺术、商业和文化生产之间的界限。

第三部分“上海肖像”

展览第三部分为“上海肖像”的胶囊系列，这是托比亚斯·卡斯帕持续创作中的“传记”系列中的一部分。在本次项目中，卡斯帕邀请了包括美术馆观众、工作人员、朋友和藏家在内的不同参与者捐赠服装。这些服装的原标签被移除，并由当地裁缝缝上卡斯帕自己的标签，重新品牌化。





卡斯帕前往崇明岛上的裁缝铺，请裁缝在衣服上缝上“上海肖像”标签



卡斯帕在崇明区培成学校为“上海肖像”项目做彩排准备

正如华沙现代艺术博物馆的 Natalia Sielewicz 所言：通过借鉴混合的服装形式、度假时尚和独立设计，卡斯帕将美术馆观众和工作人员捐赠的衣物重塑为新的混搭风格。他邀请当地高中的青少年挑选并展示他们最喜欢的服装，并在美术馆的展览空间内走秀。这些衣物原有的标签被剪去（再见 Prada 和 H&M!），取而代之的是由艺术家设计的新标签。由于获得了新的“匿名性”，衣服终于只是衣服。反而，由于青少年的青涩、勇气、幻想、*启蒙和存在主义焦虑，这些当地青少年为服装注入了灵魂。在品牌将身份政治作为营销工具利用的时代，卡斯帕的作品超越了直接暴力挪用的界限，表达了一种新的品牌联想：制造模糊的混合体，而非僵化的物体 一个包容性的社区，在这里，陌生人只是尚未相识的朋友。当然，艺术也并非摆脱了品牌化，艺术家也将自己作为品牌来进行自我表达。在卡斯帕的多元化实践中，他努力细化“艺术家作为品牌”的概念，并试图评价与这一理念相关的象征性资本。



